

之憂亦惟芻蕘之言、倘苟扶持風紀、有萬一之補焉、  
其由是獲罪、固所不卹也、

刻笠置山圖記序

烟崖道人嘗遊笠置山、周覽巖壑之勝、寫真製圖、備  
極工夫、向背分合、各別具摹、凡十有二幅、心匠縝密、  
寸步罔遺、山之形勢、境之景致、悉其委曲、毫釐不繆、  
巖洞之奇、林壑之幽、宛然真面目、歷歷在阿堵中矣、  
予向在伊賀、亦嘗一登覽、為文以記之、道人藏其舊  
稿、以為採剔山事、略靡挂漏、足以併傳焉、遂欲命工  
合刻、以便於遊覽者、夫予之不文、猥向名山、敢弄短

筆、幾刻畫無鹽、唐突西苑、爾藏拙之不暇、安堪鑄梓  
哉、然道人之志為人切矣、蓋探勝之客、兼按圖與記、  
以周旋、景境分明、如得導師、庶乎其無錯過焉、乃遺  
臭之耻、亦所不恤耳、如圖之精巧、則造其境、對其景  
者、輒見良工之苦心、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 詩佛西遊編序

往余于役江戶也、與詩佛相識、數曲莫逆、深悅其為  
人、時及瓜期、交一臂而失之、良可憾也、今茲戊寅之  
秋、詩佛西遊京師、因過我津城、留寓再閱月、余為左  
右之、周旋諸大夫之筵、交歡詩酒之間、益深悅其為

碎、吳懊惱而已、信乎在人不在物也、緬惟相公盛德、  
昭耀於宇宙、所在祠而祀之、仰為斯文宗師、與日月  
爭光矣、今夫是硯也、其材固希代之珍、而藉公詩益  
重焉、是併人與物矣、豈不尤至寶哉、余幸得之、奉同  
拱璧、敬傳于子孫、永以鎮家焉、

### 遊笠置山記

笠置之山在畿內東偏、屬我藩封域、距上野城半

日程而近、其為神秀靈境、亞和之大峰云、往昔彼稱

稱胎藏界、余初來于上野、即切折屐之情、然無好伴、未能

乘興、十有三年于此矣、蓋遊勝地、必須雅侶、苟伴俗

物不若無遊也。今茲享和辛酉之歲，方外良友幾宗  
禪師為余謀遊，余搏髀雀躍，遂拉二三子以從焉。時  
夏五幾望，小午發足，迨暮抵笠置邑，歇逆旅之舍，隔  
水對山，是其北面巖岫<sup>嶺</sup>崢嶸，宛然漢畫形勢。上方勝槩  
思過半矣。旦日夙起，雇鄉丁為導，候山霧方晴，度津  
過市，繞山西趾而行，斜自坤隅而登，樹竹蒙籠，無所  
眺覽。地勢陂陀易登，蓋盤回而行也。有雙巖對峙為  
關者，其下設一團瓢以休登，蓋<sup>步</sup>盤<sup>者</sup>回<sup>而</sup>行也。<sup>曰</sup>有<sup>楠</sup>廠不  
知何謂，自是漸轉而北，約行六百步，詣福壽院，首觀  
古鐘，制頗奇雅，所謂瓜形者，相傳稱黃鐘調，余請鳴

之悠揚清婉可聽誠非尋常音也躡堯闕銘建久年  
製去今僅六百餘年當時古律久已恐無能制黃鐘  
者余不能曉鐘律若或偶中抑亦奇矣書不知誰手  
古韻可玩託摹於主僧而去過護法祠西折而行路  
右有一奇樹大逾合抱亦數百年物皮理皴皴若浪  
紋未審何木殊方不可知以余所經他處未有見之  
者良可異也左顧則鉅巖兀然橫乎絕崖之上魁偉  
驚人狀如隆厦長十丈其三之一突出于崖外路經  
其下過者危之踞曰藥師石不審其義旁一巖贅附  
曰馬蹄石鄉導言上有蹄跡儼然若印相傳

天武帝為皇子時嘗獵于此馬蹶幾殆忽有神人扶掖竟免顛墜因却笠置之石上以記其識及踐祚遂創伽藍是<sup>其</sup>所以踞笠置也寺創於白鳳壬午去今千百二十年相去數十弓蒼巖負山壁立北向高可八丈廣五丈餘稱彌勒石陷中鑄像是為當山本尊罹災石焦狀不分明但頭上燄光圓相僅存而已荒庭曠濶更無一物隔庭別架崖構堂猶神祠之拜亭不足古之什一云文珠石在彌勒之石高及其半濶倍之此亦舊有所鑄為回祿漫剝也余偶記唐詩曰真相有無因色界化城興滅在蓮基題之其旁之石右還降磴過堂下而

北又三大石負山並立，高可四丈，廣半之。其一北向  
蹄胎藏巖，次東向蹄金剛巖，兩巖連接而曲，如立屏  
風，下方分開，嵌然成洞，緘黑不測，俗呼龍窟。其說河  
漢殊屬傳會，次亦東面，雕鏤虛空，藏形勢爛漫，巖面  
都遍，雖未免俗，亦奇觀也。殊怪巖倚絕崖，前劣通徑，  
無由設架棚，不知其於何所冥足，豈實有神人履虛  
而作之邪？訛為天仙靈作，不能詰其說也。既而思之，  
此自山頂繼而下，捐命施工也，好奇行怪，不尤甚乎。  
巖額有窟，稱星墜痕，鄉導喋喋，語怪，令人拚耳焉。更  
北數十步，抵洞門，古歌所咏，豈置石屋崇巖層纍，枕

崖而峙、高可三丈、頂一全石橫亘、厚可二丈、徑五六  
丈、方平若削成、內潤稱之、巍然若城闕、容數人竝行  
余觀石門多矣、未嘗見若是宏壯者也、俗稱千手岩  
谷、天平年間僧良辨者、承詔祈雨、奉千手觀音于此、以修法云、洞口北向、前臨大壑  
林巖峽流之景、天然一幅畫圖、窈窕深邃、極有幽趣  
殆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衆皆盪胸稱觀止矣、洞中  
左傍有一小竇、裁容人、詰曲窈黝、動或進退、維谷稱  
為徑、禪鑽入、若能行出者、得冥間與亡母相見云、浮  
屠愚人、不亦甚乎、洞下方岕巖、顏有大書篆文之刻、  
稱楠公花押、相傳元弘之亂、公蒙徵來于此也、自



題名以見志、好事者為鑄焉、字徑尺餘、頗似公諱字、  
余欲摹榻、崖峭無緣、措足可恨也、出洞而西、從觀音  
谷之上、緣崖以去、蹊頗峻隘、恒俛而進、汗津津下矣、  
傍有大鼓石、以杖擊之、馮馮有聲、蓋內虛也、行數百  
步、抵不動巖、山岬突出、如人竦肩、鉅石疊起、頂聳魁  
巖、自他望之、屹似巨佛之立、故踦焉、是為山之極北、  
世俗所謂真院者也、東峰有懸泉、踦千手龍、隔觀音  
谷望之、匹練飄颻之光、隱見乎松翠之間、亦絕妙畫  
景也、俯瞰脚下、絕壑千尋、逡巡側身而過、俗稱二三  
子直欲陵頂、余戒而止之、左旋繞其背、赴平等巖、戰

兢兢匍匐、醜態可笑、余赳赳不敢前、然不可獨止、勉彊  
相從、即岬之肩尖、三面壁立峻絕、而上頭坦夷如砥、  
廣袤數丈、可坐百許人、中央有一圓石、大約十圍、宛  
如臺盤托物、見者恐其滾轉、蹄曰盪、余嘆曰、岌岌  
乎危哉、善矣、其取勢命名也、鄉導曰、否、此石也、人撼  
之輒動、宛轉不已、若有血氣者、而地震暴風未嘗顛  
隊焉、於是隻手試之、信矣、余聞之、西土繹山絕頂一  
丸石、高數十丈、歌置平石、下臨不測、有可轉之而不  
轉之勢、泉州靈山大磐石上、有一卷石、其形類毬、而  
下不屬、勢重萬鈞、然以一夫撼之、則兀兀然動、搖、紹

興大龜塚上、直豎一石、如插槌、一人撼之則動、其下  
可以線過、而數十人舁之則不能起、莆田九鯉湖雷  
轟、濤有石人、以手指戳之則動、而極力挨之則屹然  
不動、雁蕩南峰有兩石相壓、大可屋二間、下為靜石、  
上為動石、欲推動之、須一人卧靜石上、撐以雙脚、石  
轟然作聲、移開尺許、如立而手推之、雖千百人不能  
動、人咸以為理之不可解者、或謂神戲為之、余嘗思  
之、此蓋石底有筍相接、深入而漸大、故動而不轉、是  
石亦然耳、不足怪也、進臨涯端、俯瞻巖壑、危尤甚、不  
禁目眩股栗、非君子之所宜近也、俗稱是處眼界豁

如流峙之趣奇絕殊勝然人憚其險或不能到焉同  
遊僉曰苟至此山而不詣此境則如未始遊焉余曰  
然哉抑食肉不食馬肝不害為知味何必勸人冒險  
耶矧以親之遺體徒為遊觀履此不測其可不戒哉  
既而笑曰山水中見學究身說法頗亦殺風景恐山  
靈冷笑耳即拂衣而起鄉導援而止之指點曰良方  
停麓一孤村曰飛鳥路

アノカキ

路

元弘天子蒙塵于此也彼民導賊夜由觀音谷登龔  
陷行宮何其刁狡也於是我邑絕隣交至今無肯  
與婚如買奴婢亦弗容焉彼輩子孫世患癩風因蹄

癩鄉鄙之非孽報而何脾睨其地扼腕以語令人慨  
焉激昂嗟呼人心之尚義也逮今五百歲而下尚猶  
惡遺臭邑俗之厚殊可嘉稱往歲我

公巡封之日稱為義邑

事見楚人稱

武陵為

義陵云

公覽古詩序

蓋故

可

謂萃衮之褒哉彼克民之家真所謂天刑病不亦可  
畏也耶臨風感歎者久之復路而還比往頗易迤邐  
而南登覽

行在故陞在中峰最高頂古木蕭森莽叢荒穢不勝  
懷古之感盤桓詠詩不能成章穿林繞徑往西極山  
麓道是楠公館舍之所按史公拜命獻策即辭還

河內、急於修城也。豈其所一宿，遂欽慕云。然耶亦盛德遺愛之至也。有一磐石，方四丈許，高半之，一方斜下，可以攀躋。往昔官軍所鳴海螺，亦錯稱楠公吹螺。螺，二三子走而上之，乘勢直趨，殊不為意。既而幾不能下，面無人色，教導甚之。狹趾疾步，乃得不顛。若少駐足，便滾云。此亦游者所當戒也。其地白沙清麗，可不席而坐，蓋為霸府相君近朝京師而過，例所修。懋所云山下閭廛，直在履底，滄流貫其間。舟舩泛泛，殆可喚也。正南四里，南都春日山，鬱秀乎群山之表。蒼翠可掬，矢逆西河內，生駒山亦指諸掌。是日

蒙雲不見、浪華即在其西、平安當直北、竝距此十二里、皆可一日而至也、轉而東行、可百步、迭出於彌勒石之頂、是處亦善響、足頰之、瑟瑟鳴、余笑曰、彌勒何罪、乃止頰而窺之、杳見堂脊、凜焉、膽寒、足心酸、溢惴惴乎、相引以去、於是山中諸勝、搜覽略遍、遂南過正月堂遺址、磴徑迤邐、降至藥師巖之下、顧念洞門之勝、猶未憚焉、再往觀之、愈難為懷、徒倚久之、然後始去、護法祠左方有東峰之路、詢之鄉導、無有奇觀、故不往焉、由福壽院前南行、覽般若臺、古基、灌木猥真、不得入焉、昔者茲山之盛、臺殿相望、莊嚴輪奐、元弘

兵燹盡為灰燼、壞磴汚礎、隨處存跡耳。

正月堂先南都二月堂、所

創並建于天平勝寶四年、彼迄今、幕存、遺共永行、此則荒廢數百年、按圖得認其故址矣、般若臺建久中、本山、中興、祖、解脫上人、所築、臺上、設六角堂、云、餘皆併其名、失之、

衆頗惆悵、余為之

誦唐句曰、仙境是誰知、處所人間空、自造樓臺、只道鬼神能護物、不知龍象自成灰、機宗啞然曰、亦講道學來、遂過多、聞院、啓龕、謁昆沙門、像相傳為楠公所奉持、全無憑據、疑亦誣耳、主僧齡過古稀、龐眉古貌、似有道骨者、因質問山中故實、出舊記見、眎京僧月潭、所錄甚詳、但不勝恠誕、亦浮屠常態爾、文珠不動、知足三院、蓋不足往觀云、於是始辭山而下、還抵雙



巖之下、鄉導謂曰、來時失報元弘之役、參人足助次郎重範守阪門、射殪先登二騎、賊躍馬逼埤、又射却之、南都僧兵累以巨石滾下、人馬粉碎、賊軍敗走、自相蹂踐、積屍填滿山谷、此間號地獄壑、應是當時綽名、然則史稱血漲川者、昧乎地理之過也、亭午到津頭、早所命舟艤、逆旅主人具厨帳以從、朔洄入峡中、即向在洞門所下殿者也、津源出于伊賀、西經木入定河、古稱泉河、過獅子潭、北崖積石成峯、高可百仞、峻增殊勢、涵影潭底、石罅疎松、參差如插、尤有逸趣、舟子指示曰、巖尖突起臨水、形勢若獅頭、所以為名也、南顧見鯨巖者、

顏然乎山之半腹，又水許有蟹岩者。

亦皆以形似得名，徒足悅俗眼耳。自此以往，兩岸林巖愈奇，杜鵑花點綴巖際，紅紫如繡。舟中傳杯引滿，散藪略具賞詠，罄驥興可言。耶亦可十畝，至花頭湍水心有兩巨石突兀而出，駭水衝激，跳過石頂，其迸散而下，鬢髮紛亂，比堯登所着白旄，陡然下垂者，奇觀稱名，鼓掌數賞。岸頭層巖競峙，杜鵑花最盛，爛漫照波，殊為壯觀。夫遊笠置者，不可不至斯境也。又不可不以斯時也。於是洗杯更酌，乘興忘反。日已向晡矣，乃命迴舟而下。時輕陰掩曖，微雨廉纖，烟嶂雲巒，幻出一段奇觀。余扣舷詠曰：山色空濛雨亦奇，機宗

擊節曰、維天之賜、不亦厚乎、既反逆旅、雲陰俄加、霧  
霈暴至、余搔首而嘆曰、天賜過厚、何以堪之、機宗正  
芑曰、於山暨峽、免於妨遊、詎非幸歟、天何負乎、衆皆  
命輜以油、憶冒之、余笑其孱、獨撐傘而步、其實性不  
勝油氣也、隴阪升降、衝泥涉潦、殆將顛踣者數矣、薄  
暮屆島原驛、峽流驟溢、渡舟頗危、僅而獲濟、因恐前  
程阻水、努力疾走、不敢少愒、雨益甚、路益艱、逮夜臨  
長田川、猶聞喚渡聲、我心則降矣、比入城門、正初更  
頭也、同行內二人及余僕稍後、渡絕宿民家、翌午始  
歸、渡猶危云、嗚呼、癡雨惱人、良亦苦矣、然勝地賞會

之樂、良朋雅詠之歡、孰謂所得不償所失乎、矧夫十  
數年之素願、乃今而獲遂焉、不可以不記也、或曰、豈  
置勝槩、奇則奇矣、然視大峰、直兒孫耳、余謂大峰者  
窮僻之境、雲巒千重、鳥道僅通、非極健脚、不易到焉、  
即竒偉瑰怪、固為絕妙、然荒涼杳絕、使人惜悽而寂  
寥、凡名山異境、率皆然矣、今夫是山根盤里巷之間、  
登僅幾許、乃即絕勝奪目、佗山安得有之乎、豈不信  
為竒妙哉、是乃所以尤為名山也、爰撰此記、為後來  
探勝之客、不厭辭之絮煩、委曲具錄、纖悉周遺、山之  
勝槩、盡乎茲矣、庶使來遊者、信足而行、自得蹊路如

見所夢爾

青露硯記

公家內庫珍藏有李洞研者不知舊何許所傳而何時歸于我焉紫端佳品古色蒼然約脩五寸四分圓首圭尾各削其六分之一廣三寸六分兩脇亦削作風字形腹縮六寸池深六分左隅有人伸一足坐左臂按膝右手執扇頂與池等頗有威容不知何像或自寫真者歟反而視之首厚一寸二分後漸削減半端存雙足大如胡牴中身有古隸之刻曰羽陽李洞蓋其所寶愛特自勒也鑒賞家皆定為唐代古物文